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李公案 第二十一回 遭潰勇清官捐薄俸 哄鄉愚幹僕訪姦情

卻說李公正在批閱案牘，忽報有兵勇過境，立刻吩咐備馬，親自出城。一面趕出告示，曉諭民居鋪戶人等，毋得驚惶擾亂。一面加會營汛，速派兵分頭巡查彈壓。指揮已畢，便上馬出城。剛到北門外，就見有許多兵勇紛紛南來，一個個丟盔擄甲，落後爭先。有背著個包袱的，有扛著蓆子的，也有挑著鍋爐什物的，老少不等，良莠不齊，確係是敗軍之兵。李公便勒住馬，著人問道：「老總們是哪一軍的將官？從哪裡來的？」便有那為首的答道：「我們是薩都統旗下哈翼長的前鋒。在山東肥城剿殺捻匪，不料中了奸計，著了他的埋伏。統領不知下落，我們只得各自逃生。在路遇見左營寶大人，允許帶我們回京。無奈糧草俱無，只好求沿途州縣老爺湊個盤費。」李公道：「你們共有多少人？」答道：「有五百多人。」李公道：「你們的船是哪裡僱的？」答道：「是德州汪大老爺替預備的。」李公道：「你們既要進京，就不必上岸。眾位且回船等候，請你寶大人來個公事。德州汪大老爺既替你們預備船，也必有移知下站的文憑。沿路滄州等地方亦必有公文，請一並見示，本縣自有辦法。眾位進城，恐百姓驚惶，倒怕生出事來。那時，本縣倒不好迴護。」說罷，便叫跟來的壯快趕緊送眾位下船。眾兵勇無奈，只得回頭到船上去了。

李公吩咐跟人：「趕緊回署，叫賬房趕快預備粗糧食六百斤，錢六□弔，立刻送到河壩，不可有誤。」那跟人奉命去了。李公便到船上拜會那位寶大人，無非是說，地方瘠苦，市面蕭條，求他約束眾兵，不要上岸的意思。並許致送錢糧，聊盡地主之誼。那寶大人也是個好官，見李公至誠懇切，便點頭允許。恰好錢米亦已送到，李公便命點交，扛送到船。李公作別上岸，便叫快手等幫著他們解纜抽跳，又派了許多人幫著拉縴，眼看他各船都開齊了，又叫跟來的家丁押著快班壯丁護送出境，然後回衙，一場風火冰消瓦解。上站縣官因不敢露面，將城門關上，致眾兵沒處得食，在城外打劫搶掠，貽害了多少良民。因此，靜海百姓便感激這位新官，要上匾送傘，以頌德政，這且不提。

卻說李公回衙，略歇息了片刻，重復拿那件謀死親夫的案卷，從頭至尾的細細看了兩遍，覺得其中破綻甚多，越看越有可疑。便叫張榮過來，附耳說道：「你如此如此辦去。千萬不可泄漏。限你明日午刻回話。」張榮去了。李公又看那張勇婦喊冤的一案，已補進呈詞，便提筆批准。一面出票提許國楨一案聽審。

且說那張榮領了李公鈞命，改換了衣裝，身邊帶了幾錢銀子，又帶上一串錢，背了一個襜褕，彷彿是個過路客商的模樣，悄悄的從後門出去，繞過大街，出了西門，一路問來，到了馮官屯地方，便打了個小店進去歇腳。店主人問道：「客人貴姓？從哪裡來？」張榮道：「小可姓張，從青縣來，路過貴屯，因身上不好，要住一半天再走。」店主人聽說，便將襜褕接過，領他到櫃房間壁屋內住下。張榮看房屋雖然不大，卻也乾淨和暖，便在襜褕內拿出個小褥子鋪下，又將帽子摘下，將渾身的塵土撲了一回。店主人便送過臉水，又泡了一壺開水送來。

張榮洗著臉問道：「掌櫃的貴姓？」主人道：「姓鄭，在此開店三□多年，人多叫我鄭大肚子。」張榮道：「貴村有位姓陸的，你老可認得麼？」主人道：「咱們屯裡姓陸的有□好幾家，不知你問的是哪一家？」張榮道：「叫陸進財。年紀有四□來歲的。」主人道：「就是陸四爺。是陸老招公的兒子，怎麼不認得。他爺爺叫陸海秋，是這屯裡有名兒的，我也見過。」張榮道：「現時他的家業可好？」主人道：「提不得了，他家業要不好，也不致打官司了。」張榮故意的吃驚道：「什麼打官司？是有人訛他麼？」主人長歎道：「咳，陸進財是死了，還丟下有三□來頃地，一大片瓦房。沒有兒，他女的有幾個月的身孕，族中人多不依，說是奸生的，又通同把陸進財謀死。在前任縣太爺手裡告准了，過了兩堂，姦夫也拿到，還沒問就換了官了。」張榮道：「到底陸進財是嗎病死的？」主人道：「那個說不清。」張榮道：「他女人有多大年紀？」主人道：「他這個女人是續娶的，現在只有三□來歲。」張榮道：「這個女的是誰家的閨女？平素是有不端的事嗎？」那店主剛要說，走進一個少年，向店主人瞧了一眼，說道：「你老人家喝了幾鍾酒，又夾七夾八的瞎管人家的閒事？」那店主人眯著眼笑道：「張大哥又不是外人，咱說個閒話，又要你費哪一門子的心？」

張榮已洗完臉，便立起身，將臉盆遞與少年說道：「這位敢是少掌櫃？」主人道：「那是我二小兒，他哥哥死了，就仗著他。」張榮道：「好得很。」主人道：「你老同陸家是什麼個交道？」張榮道：「也沒什麼交情，前幾年也常常交個買賣。」主人道：「你不是販臨清布的張客人？」張榮便隨口應道：「正是。」主人笑道：「我說不是外人，到了不是外人。你怎麼近幾年不見來？」張榮道：「本錢消乏了，就在家閒住。」正說著話，跑堂的送過來一壺酒，兩碟小菜，又是四張家常餅。主人便立起身來說道：「張大哥請用，恕我不奉陪了。」張榮復拉他坐下一同說話。說到高興的時候，便乘機問道：「你老哥方才說的打官司，是誰出名告的？」店主人道：「這靜海縣還有第二個人麼？就是陸大榮，外號陸監生。又叫他坐山虎。除了他，誰有這樣大勢力？」張榮道：「這姦夫是哪裡來的？」店主人道：「那姦夫就是陸大榮家的門館先生，外號叫李瞎子。」張榮道：「謀死親夫的罪名，姦夫也是要殺的。這李瞎子不要命麼？」店主人道：「老弟呀，你到底年輕，不知世道的險。他們通同一氣，無非是圖陸進財的家產。只要認定那身孕是奸生的，就是養活個小子，也不能承受家產。那謀死親夫，不過是個題目，問准了更好，問不准，那個帶身孕的女人還能經得起那種折磨？不上半年三個月，自然也是死了。至於那個姦夫，只要認奸不認謀，還能定他殺頭的罪嗎？你說他們的計策狠毒不狠毒？」

張榮聽罷，已經將心事明白，便覺得□分暢快，開懷痛飲。那店主人本是個酒徒，起先還假意推讓，後來見張榮吃得興頭，便不客氣，你斟我遞，一杯一乾。兩個人直吃得個天翻地覆，酩酊大醉。正是：

酒逢知己千盅少，話不投機半句多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